

第二轮修改

修改说明

审稿人 1:

稿件较之前做了明显改善。但是为什么把原来的“网络受欺负”改为“网络欺凌受害”?前者不是更简洁明了么?何况国内以往研究也是用网络受欺负这一概念。另外,题目中也没必要过分强调“抑郁情绪”。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在我们的文章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对于稿件质量的提升非常有帮助,同时感谢审稿人对我们的积极评价。

此外,根据审稿人的建议,并尽量与国内文献中的术语保持一致,我们将“网络欺凌受害”又统一改为了“网络受欺负”。题目中也将“抑郁情绪”改为了“抑郁”。

审稿人 2:

1. 将题目中的“抑郁”改为“抑郁情绪”之后,摘要、关键词和综述大部分地方,也需要修改过来,请注意进一步修改完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在我们的文章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对于稿件质量的提升非常有帮助。结合审稿人 1 的意见,题目中没必要过分强调“抑郁情绪”,因此题目修改为“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此外,文中摘要、关键词和综述等部分我们也进行了统一,保持前后一致为“抑郁情绪”。

2. 注意文章的错字、漏字、多余字。如“1.4 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共同调节作用”部分存在多余字。请作者再次通读全文,修改长句、拗口的地方,以增强可读性。

回应:首先为我们所犯的低级错误感到抱歉,同时感谢审稿人的细心检查,为我们指出的一些语法问题。在审稿人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再次认真核对了

全文，争取使文章的表达更为流畅，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更流畅的阅读体验。

第一轮修改

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正文中修改的地方使用红色字体标注，下面我们就审稿人提出的审稿意见尝试进行作答：

审稿人 1：

该研究探讨了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是否能同时调节大学生的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扩展了以往的研究，表明同时具备高水平的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能够使网络受欺负对大学生抑郁的预测不再显著，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仍有以下地方需要进一步斟酌或修改：

1. 论文题目需要添加被试年龄段，例如大学生。

回应：根据审稿人的建议，文章题目已修改为“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2. “1.1 网络受欺负与抑郁”部分，虽然是综述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一篇引文是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都是在推测，尤其是第二段段首。请添加有关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此外，在这一部分的第二段就提出调节效应，不恰当。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这将进一步提升本文的严谨性与可读性。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重新组织了“**1.1 网络受欺负与抑郁**”部分，并添加了更多探讨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元分析结果指出我国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率高达 23.3%-28.9% (Luo et al., 2021)。抑郁情绪不仅会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身体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还会增加大学生物质滥用、网络成瘾及自杀行为的风险(Luo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1)。根据一般压力理论(Agnew, 1992)，受害经历会增加个体的生活压力，进而增加其抑郁情绪。在网络欺凌现象中，由于欺凌者的匿名性，受害的持续性与

公开性等特点,网络欺凌受害被认为比传统的面对面受欺负给受害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抑郁情绪(Chu et al., 2018; Hu et al., 2021; Niu et al., 2020)。以往大量集中于儿童青少年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如 Hu et al. (2021)最近的元分析纳入了来自 17 个国家的 57 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291$, 95% CI = [.246, .335])。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这一正向关系也多次得到了验证(Almenayes et al., 2017; Jenaro et al., 2018, 2021; Martínez-Monteagudo et al., 2020; Medrano et al., 2018)。”

此外,我们在进行文献综述之前,在引言第二段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对调节效应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具体内容如下:

“Agnew (2013)在一般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拓展后的一般压力理论指出一些资源因素能够缓冲压力与非适应性情绪及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因素既可以是个体的积极特质(如心理资本),也可以是来自外部的支持(如同伴支持)。此外,根据素质压力模型(Franck et al., 2016),抑郁情绪的产生是个体内部素质与外部环境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心理资本被认为是重要的个体内部资源,可能会调节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的关系。压力缓冲模型也指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压力性事件与个体不良适应之间的关系(Franck et al., 2016)。就本研究而言,同伴支持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潜在的解决压力的途径,进而缓解网络欺凌受害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但反压力缓冲模型也指出,在面临高压力性事件时,仅仅具备社会支持可能不足以保护个体免受不良遭遇的影响(杨逸群等, 2020)。因此基于以上理论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大学生中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在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关系中的共同调节作用。”

3. 作者通篇都在混淆使用抑郁症与抑郁情绪, 请注意二者的区别, 措辞要科学严谨。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 在修改稿中, 我们已明确指出本研究主要关注

的是“抑郁情绪”。

4. “1.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部分，第二段中为什么将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而不是中介变量？尽管作者提出了拓展建构理论，但是根据作者对该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表述，都是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的直接关系而非调节关系。此部分第三段，虽然作者在段末指出尚没有研究探讨心理资本是否会调节网络受欺负与大学生抑郁间的关系，但是整段都是在推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非常不妥（使用多个“可能会……”），难道以往研究也没有考察过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都没有？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意见，我们重新组织了对于“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的论述，具体修改逻辑如下：

首先，本研究是基于拓展后的一般压力理论(Agnew, 2013)及素质压力模型(Franck et al., 2016)来探讨心理资本在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中的调节作用，这些理论指出一些积极的个体内部资源能够帮助受害者减轻压力性事件(如网络欺凌受害)的影响，进而降低消极情绪(如抑郁情绪)。因此，基于理论基础，心理资本作为个体重要的心理素质因素，在本研究中倾向于将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其在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中的缓冲作用。

其次，在修改稿中，我们添加了更多直接的实证依据以支持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具体内容如下：

“庞亚玲等人(2021)的研究表明相比于高心理资本的大学生，低心理资本的大学生的易感性较高，因此即使面临较小的压力性事件，他们也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Xiong et al. (2020)的研究也表明，高心理资本对青少年的适应具有补偿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累积性风险(如家庭经济压力、同伴排斥等)对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就本研究而言，当遭遇网络欺凌后，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会较少被受欺负经历影响。首先，高心理资本与积极情绪密切相关(Avey et al., 2010)。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拓展个体的瞬间思维—行动范围，进而建构持久的个人资源

(智力资源、生理资源、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 从而给个体带来长期的适应性益处(Fredrickson, 2001)。心理资本高(vs. 低)的大学生即使身处逆境也倾向于出现更少的适应问题, 因为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能够不断补充其个人资源。其次, 应对网络欺凌需要合理调用个体的资源, 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Molden et al., 2016)。心理资本高(vs. 低)的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风险, 因此较少受到网络欺凌受害的不良影响, 不太可能出现抑郁情绪。”

5. “2.1 对象”部分, 作者“北京市几所高校本科生自愿在线……”几所? 请表述严谨。另外, 请简单描述一下这所高校的性质。

回应: 根据专家的意见, 我们做出的修改如下: “北京市三所国家公办大学的学生自愿在线上完成调查问卷”。

6. 请补充测量工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已补充了各测量工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结果均显示拟合效果良好。

7. 在考察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时, 作者说的高/低心理资、高/低同伴支持的标准是多少? 论文没有介绍。

回应: 参考以往文献(Geng & Lei, 2021), 本研究分别在高水平心理资本($M + 1SD$)和低水平心理资本($M - 1SD$)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 当心理资本水平 = $M - 1SD$ 时, $\beta = 0.37$, $p < 0.001$, 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显著正相关。而当心理资本水平 = $M + 1SD$ 时, $\beta = 0.22$, $p < 0.001$, 虽然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 但这一关系强度明显减弱了。因此,

随着心理资本水平的增加，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的正向关系被削弱。

相关文献：

Geng, J., & Lei, L. (2021).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Roles of fatalism and self-compass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120, 105176.

8. 图 3 考察了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对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了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双高、双低、以及一高一低四种情况下，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预测关系。请作者描述一下上述四种情况下各自的被试量是多少？各自的网络受欺负水平以及抑郁分数各是多少？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将心理资本/同伴支持得分高于平均数 1 个标准差以上的大学生视为高心理资本/高同伴支持组，得分低于平均数 1 个标准差以下的大学生视为低心理资本/低同伴支持组，从而得出的四种情况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高心理资本高同伴支持条件下包含 22 名大学生，他们的网络欺凌受害平均水平为 $1.07 \pm .09$ ，抑郁情绪的平均水平为 $1.95 \pm .58$ ；低心理资本低同伴支持条件下包含 13 名大学生，他们的网络欺凌受害平均水平为 $2.22 \pm .09$ ，抑郁情绪的平均水平为 $2.75 \pm .77$ ；高心理资本低同伴支持条件下包含 11 名大学生，他们的网络欺凌受害平均水平为 $1.58 \pm .89$ ，抑郁情绪的平均水平为 $2.34 \pm .91$ ；低心理资本高同伴支持条件下包含 21 名大学生，他们的网络欺凌受害平均水平为 $1.16 \pm .19$ ，抑郁情绪的平均水平为 $2.17 \pm .77$ 。

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交互作用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i>n</i>	网络受欺负 (<i>x</i> ± <i>SD</i>)	抑郁 (<i>x</i> ± <i>SD</i>)
高心理资本高同伴支持	22	1.07 ± .09	1.95 ± .58

低心理资本低同伴支持	13	2.22 ± .09	2.75 ± .77
高心理资本低同伴支持	11	1.58 ± .89	2.34 ± .91
低心理资本高同伴支持	21	1.16 ± .19	2.17 ± .77

注：n 表示各条件下的被试数。

9. 请作者再次通读全文，修改长句、拗口的地方，以增强可读性。

回应：根据两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建议，本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并重新组织了语言逻辑与结构，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更流畅的阅读体验。

10. 英文摘要中有错别字，请修改。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对英文摘要进行了修改与润色，修改之处已标红。

审稿人 2:

该研究以 837 个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是否能同时调节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以下问题,有待作者进一步完善:

1. 题目需要补充被试信息,加入大学生。

回应:根据审稿人的建议,文章题目已修改为“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2. 引言部分需要补充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流行率。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补充了网络欺凌受害在大学生中的流行率,具体如下:

“最近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欺凌受害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高达:巴基斯坦 90%(Saleem et al., 2021), 中国 67.62%(Wang et al., 2021), 缅甸 44.2%(Khine et al., 2020)。”

3. 【近年来,网络受欺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健康问题,它指的是个体在电子信息交流过程中反复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欺负的现象(胡阳等,2014)。】此句话引用的文献为(胡阳等,2014),一方面,该文献年代久远,将近十年前了!另一方面,此句话表达的是世界范围内,却只引了一条参考文献。本文还有诸多文献引用欠妥之处,作者须逐一排查,杜绝此类问题!

回应:我们同意专家的意见,并做出了如下修改:

首先,我们采用了最近的研究中对网络欺凌的定义,具体内容为“近年来,网络欺凌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指的是通过电子设备和社交网

络，发布一些侮辱性或威胁性内容以嘲笑或羞辱他人，从而给受害者带来心理伤害的行为(Ho & Gu, 2021)”。

其次，我们进一步增加更多的英文文献，突出了网络欺凌受害的严峻性。例如，Hu et al. (2021)在最新的元分析报告中纳入了 57 篇实证研究详细论述了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关系。网络欺凌受害的发生率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群体中也居高不下(Khine et al., 2020; Saleem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1)。此外，大量证据表明网络欺凌受害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及行为问题密切相关(Dou et al., 2020; Giumetti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1)。其中，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受到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研究一致表明网络欺凌受害是引发大学生抑郁情绪的一个显著的预测因子(Ho & Gu, 2021; Jenaro et al., 2021; Martínez-Monteagudo, 2020)。

最后，本文在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并尽量确保了每处文献的合理引用。

4. 引言和讨论部分须补充近三年的中英文参考文献,特别是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中英文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进一步补充了近三年的中英文文献，近 3 年文献占比为 54%。具体修改请参考正文，所有修改之处已标记为红色。

5. “1.1 网络受欺负与抑郁”部分，作者需要补充网络受欺负影响抑郁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网络受欺凌影响抑郁的机理是否类似于线下欺凌对抑郁的影响机理。该部分的阐述缺乏重要的文献支撑。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重新组织了该部分的论述，具体修改逻辑如下：

首先，本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 Agnew(1992)的一般压力理论。根据该理论，受害经历会增加个体的生活压力，进而增加其抑郁情绪。

此外，以往探讨传统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关系的研究支持了一般压力理论的观点，即遭受了更频繁的传统欺凌的受害者倾向于报告更严重的抑郁情况(Choi et al., 2021; Chou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19)。而在网络欺凌现象中，由于欺凌者的匿名性，受害的持续性与公开性等特点，网络欺凌受害被认为比传统的面对面被欺凌给受害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抑郁情绪(Chu et al., 2018; Hu et al., 2021; Niu et al., 2020)。

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青少年群体还是大学生群体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Hu et al. (2021)最近的元分析纳入了来自 17 个国家的 57 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291$, 95% CI = [.246, .335])。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这一正向关系也多次得到了验证(Almenayes et al., 2017; Jenaro et al., 2018, 2021; Martínez-Monteagudo et al., 2020; Medrano et al., 2018)。

6. “1.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和“1.3 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的共同调节作用”部分，建议作者此两部分进行合并；此外，本文是基于什么理论框架，将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作为并列的调节变量？实际上，网络受欺负和同伴支持是环境因素，都是影响心理资本的重要因素。同伴支持高的大学生，往往心理资本也高。

回应：首先，为了使本文的文献综述逻辑框架更加清晰明了，我们将调节作用的论述分为了三部分内容，即“1.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1.3 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及“1.4 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的共同调节作用”。

其次，在修改稿引言的第二段，我们补充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具体内容如下：

“Agnew (2013)在一般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延

伸,拓展后的一般压力理论指出一些资源因素能够缓冲压力与非适应性情绪及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因素既可以是个体的积极特质(如心理资本),也可以是来自外部的支持(如同伴支持)。此外,根据素质压力模型(Franck et al., 2016),抑郁情绪的产生是个体内部素质与外部环境事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心理资本被认为是重要的个体内部资源,可能会调节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的关系。压力缓冲模型也指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压力性事件与个体不良适应之间的关系(Rueger et al., 2016)。就本研究而言,同伴支持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潜在的解决压力的途径,进而缓解网络欺凌受害对其抑郁情绪的影响。但反压力缓冲模型也指出,在面临高压性事件时,仅仅具备社会支持可能不足以保护个体免受不良遭遇的影响(杨逸群等, 2020)。因此基于以上理论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大学生中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在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情绪关系中的共同调节作用。”

最后,尽管依据压力缓冲模型同伴支持能够缓冲甚至抵消网络欺凌受害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同伴也处于压力情境时,同伴支持仅具有有限的保护作用,即符合反压力缓冲机制(Rueger et al., 2016)。此外,同伴间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共同反刍(Felton et al., 2019),此时的同伴支持反而不利于缓冲网络欺凌受害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因此,仅具备同伴支持可能不足以使网络欺凌受害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不显著。换句话说,可能只有当大学生同时具备高水平的心理资本和高水平的同伴支持时,网络欺负受害才不会促进大学生抑郁的增加。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同时探讨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在网络欺凌受害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

7. “3.2 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 有以下问题有待作者完善: ①文中作者混合使用未标准化 b 值和标准化 β 值, 作者需要校对, 到底是何种回归系数, 且文中的表述要统一; ②需要补充呈现标准误 SE 和置信区间; ③作者既分析了两重交互作用, 也分析了三重交互作用, 这是没必要的; 若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那么只需要分析三重交互作用即可; 作者需要明确呈现不同条件下, 简单效应检验的斜率值, 及

其置信区间。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建议，我们做出了如下修改：

首先，本研究所有连续变量在进入回归方程之前，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统一呈现了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其次，在表 2 我们补充呈现了标准误 SE 和置信区间。

再次，以往研究尚没有探讨心理资本在网络欺凌受害与大学生抑郁情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首先是考察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因此为了与假设一相呼应，我们先分析了网络欺凌受害与心理资本的两重交互作用。然后为了验证假设二，分析了网络欺凌受害、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的三重交互作用。此外，本研究三重交互作用的结果呈现形式与 Wang et al. (2020)的研究相一致。

最后，在表 3 中，我们补充了心理资本与同伴支持不同交互条件下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

8. “4 讨论”部分，不需要讨论网络受欺凌与抑郁的直接联系，重点在于讨论心理资本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讨论部分作者需要加强与同领域相关研究的横向比较，突显本研究的价值。建议作者不要在文中多次强调本研究是第一次表明了……。请作者实事求是的陈述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回应：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减少了对网络欺凌受害与抑郁的直接关系的讨论，并进一步补充了相关的实证证据，从而突出了本研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具体修改请参考正文的讨论部分，相应修改内容以标记为红色。